逃虛子道餘錄　道虛子集補遺　道虛子詩集補遺

逃虛子道餘錄序

余曩為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菴及和尚於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覩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菴朱先生語錄三先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可謂間世之英傑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輔名教惟以攘斥佛老為心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今共然奚足怪乎三先生既為斯文宗主後學之師範雖曰攘斥佛老必當據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書不

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邪詖之辭枉抑太過世之人心亦多不幸況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二十八條晦庵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為謬誕余不揣乃為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生辯也不得已也亦非佞於佛也稿成藏於巾笥有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退因檢故紙得此稿即淨寫成帙目曰道餘錄置之几案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永樂十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序

逃虛子道餘錄

明少師姚廣孝著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爾人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卻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逃虛曰明道謂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蓋是絕倫類者邪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於荊蠻孔子稱其為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不聽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為聖之清者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裡去殊不知佛之學無有定法名阿耨菩提而以華嚴云世間法即出世

間法出世間法即世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佛幾會執著指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
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
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
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為比丘
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為居士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為寄寓
者佚書有云旅泊三界茫々大化之中何物而非
寄寓者哉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者此是枉夫
子自況佛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修善念報

君親師友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豈愚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尚欲脫之況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問嘗有門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既是道學君子何為而其說焉教弟子曰佛為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卻自罵佛曰懶胡豈道學君子之為乎又言他自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說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若多閱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蓋周程子存物我之心滯於一偏而不能撤藩籬而為大方之家也悲夫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即當直而

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敎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舊者蓋謂自家本有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亦修治之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也

迷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此是明道因生此說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故幻滅名為不動佛說幻妄如

是而已明道既言道即是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蓮華為喻蓮華生於淤泥之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白六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污壞修治者哉明道於窮理盡性之學恐未徹在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

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樓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云、此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迷、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為喻極是明白言人既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明道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于我決不說禪者發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

朱光庭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明道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矣韓持國當時何無一語以答之惜哉

明道先生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它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知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學不如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

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惟學
佛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錄千七百人
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
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
肯削髮胡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艸木鳥獸之生亦
是幻曰吾以生息於春夏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為
幻故亦以人生死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
有此理何者為幻

逃盧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人二千年來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若如此說二千年來

只有明道一人不被他恐動可謂豪傑之士也又言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邪如佛論生死圓覺有云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名為輪轉生死何者恐動人也又言佛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學者了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只如佛因中為哥利王割截身体不生瞋恨又如師子尊者罽賓國王問尊者施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惜此頭罽賓斬之又如靜藹法師因周武毀教不能救自舍其身抽腸

冐以桂松枝條其向布於石上捧心而死斯等載在方册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爲怕生死也又言下俗之人固多愚易以利動若言二千年來無人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人被他恐動也明道之言何其妄誕如此又言禪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禪學者生死且不懼况存利心邪又言傳燈録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人之道豈專

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圓冠方履人人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不專在形服上也明矣明道直欲六合之間四夷八蠻凡戴髮含齒者必欲盡從周置衣冠方信是會聖人之道明道之執見隘陋若委巷之曲士誠可笑也又言禪家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夫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理固然以違視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明道未之思耳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爲異端之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競起角立淳厚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爾若欲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可奈何則得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謂其道則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爲佛天下卻都沒人去裏明道

如斯之見與把國憂天傾者可同日而語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故亦有釋氏時或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也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

遊處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明道何乃自苦如此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聖人刪詩尚取之況於談禪者

乎明道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常談終日而未嘗聞之理決無不樂而恨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何能救明道若救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者明道何拘、於小節而自若如此又言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言至小今日之風使先談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説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衆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

餘衆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曾斷絕不佛知佛之學為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又言今日次第便有穀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愚言之今日若有孟子聞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嘆賞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闇今之入人也來

其高明

逃虛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人雖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雖愚闇者可惑高明者其可惑乎若謂佛善惑人明道之言失矣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即如死灰槁木卻於何處有事

逃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外道邪禪也大乘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滛怒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怛地便為究竟也灰心說智之徒禪祖比之為魂不散底死人實為生死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别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逃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伊川謂禪家說别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焉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龍心禪師曰人生之三緣和合乃生有即死即生

奪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為澧使到處是正位正言
疑否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其說禪
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
此是伊川自造此說誣禪學者伊川良心何在

或問伊川先生言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之言何如
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
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日日
長行而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
無別事

逃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為一劫猶世言春夏秋

冬為一歲豈亂道也如言成壞則是住與空則非大凡物成則便存為住壞則後沒為空顯然之理

伊川非之亦謬矣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可賤也故曰為僕隸

逃虛曰佛顯一切眾生皆成佛道聖人言又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

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逃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為善而不化人為惡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伊川之言何太過耶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天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平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逃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塵毛刹海無所不知無物不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徧知明行足若以管窺天者夫子自道也

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

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豈有異也伊川安知此哉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達道又卻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雖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辨印證始得受用識有此說譬如金之真偽非假師則不能別若真金愈煅愈明若藥汞銀一煅即流去

如聖门弟子顏回終日不違如愚孔子曰回也不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也聖人之許與豈非即證也欲為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川言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程夫子婭強自任傳聖人之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知乎歸於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哀便有樂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去處打訛香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逃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
乎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學既
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卻歸於自私自利自私自
利是小人所為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老人清淨
寂滅之道者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三尺童子亦
知有也言釋氏占姦打訛卒歸於自私伊川誣伏
何其甚之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
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
如禪客何以言之禪家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

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逃虛曰學禪者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謂之常忙如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邪昏惑迷闇海中拘滯執泥坑裡便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才一舉是非紛然

心若一歇是非齊爾豈但學禪者邪所以禪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世人只為認著有我便被物所役若達我無我則能轉物也程子論在拘滯執泥坑裏事：轉動不得悲夫

伊川先生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世俗無知之人聞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世間便作出世間想卻不知世間即出世間出世間即

世間癡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仝特欹傾此与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

其學者善遯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遯處曰首楞嚴云五蘊之說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國空無出入佛以此喻識情妄有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程子誤解佛言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礼義

遯處曰程子豈知禪道也哉寔除理地不受一塵

佛事門頭不舍一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輪鳥之無翼亦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迷庵曰程夫子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人學無常師師郯子老聃萇弘師襄項橐所以集大成也佛豈卑於老聃郯子者哉伊川不願從而

師之亦陋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願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斯言是已如何卻又竊佛說為己使如此則求之六經亦不足矣程夫子何其謬哉

伊川先生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己與理為二

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單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理而遺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執一

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卻好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知者乃是實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惟弄口頭士大夫座間供說笑而已幾曾有實得蓋可非也若以禪者一槩如此大似魚目混珍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釋道之學既窮深極微焉得窮神知化而不與乎是程子見之偏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常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

逃虛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谿參六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即返叢林中呼為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〻他覺行圓滿故名為佛孟子之言與佛異焉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卻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否深

者固難及

迷虛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禪惟達磨一宗為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曲相謂之頓修果得此道者洒洒落落居一切時遇一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豈不樂哉程子蓋未常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有術如五侯鯖程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為釋氏要周遮

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之所以破他處曰亦求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不是只是個自私為輪廻生死卻為釋氏之辭善遁才窮著他便道我不為者簡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者個心怎生事神明

逃虛曰華嚴廻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執三觀圓照於無際一玄總具於毛端塵含法界量無廣狹之殊海印森羅光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議之大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遮周也程

夫子知爲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散於萬事理
：無盡無盡重、自他不間於微塵始終不離於
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知也然而百
家衆藝無不圓該外道天魔悉皆客攝涅槃生死
總是空華地獄天宮皆爲淨土若言爲輪迴生死
怕怖而自私謀之謬矣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
入死爲化度一切衆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
園觀爾又言釋氏善避其言既是要避焉得又爲
在册子上決非避也程夫子卻將淺近瑣末燒一
炷香這等事來以誣佛聖此豈是道學君子之所

為若程夫子得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若以華嚴事事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炷香而有無窮福利乃至一微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程夫子未之聞也奚足怪哉

晦庵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至於萬理錯綜都不知

逃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若合者箇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總不出者箇晦菴恐未見影在

晦庵先生曰破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

更不敢睬

逃虛曰纔說個虛靜使不化矣若曰使令學者化得更不敢睬此是朱子釋語

晦菴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縱使上古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個道理

若以佛氏全不識此個道理亦難言也蓋以道理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道理出來豈從外得朱子以程伊川之言為是却不近理而昧其心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太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

逃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為其長也欲

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勢如何物得他轉大槩人於目前尚無奈何〃況三世之後生于何處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

即說偈曰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〻禪家有黠者曰若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

逃虛曰晦庵言釋氏專以作用為性作用為性如義學之即體用之即用之體也若言專以作用為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裡都說作用為性佛祖說法隨机應用只如晦庵言禪家有黠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師祖拈這公案開示學人豈是黠也晦庵蓋未知禪門中事惟逞

私意以詆佛其可笑乎

晦庵先生曰達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韵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韵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逃虛曰晉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尚老莊彼特依往翻譯過東土來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肇法師注弁肇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者有之遠肇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尚老莊其見亦有相似處故達摩過東土來說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揚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肇論其文或似老莊如般若華嚴涅槃寔楞伽等大經何嘗有一言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曾有此說也至於偈有平仄押韻出于後人編集之手或有之何足較也朱子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技末何識量之狹哉

晦菴先生曰釋氏云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逃虛曰釋氏古尊宿死者多剋日剋期而去載在方冊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庵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逃虛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猶免水中天影晦庵尖卻眼在

晦庵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秖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為人與俗人

無異只緣禪自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者行是行事解是禪也

逃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虛頭禪者東邊趕一言半句西邊趁一言半句以資談柄便是會禪他那裡曾夢見禪在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悟卻不曾實下工夫所悟卻淺習氣種子卻深故被習氣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假如有一等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義道德觀其所行不孝不義非為妄作至于犯形憲而貽辱父母者往往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不才非釋迦仲尼之

罪也朱子嘗言之勿論

晦庵先生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仙龍鬼雖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門頓悟妙理為務若真積力久自然神通尤明非是顯異惑人也若言佛之神異為妖怪朱子亦怪矣

晦庵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曰此是偷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裡了我卻撞入裡面去逐了他我卻

受他血濆它說個此與彼蓋如一破契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個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死此個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個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個物事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裡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個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裡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

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盖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太原裡面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個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心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致也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衆生本無生滅與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妄想執著起諸憎愛造諸善不善業及乎業報至時此之心識隨業發現故有輪轉生死六道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達法性空涅槃尚不可得

況生死乎所以圓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狂
朱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偷生奪陰禪家不曾見
有此說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一方冊所載者不
必說據目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南司杜丹
被夫踢死其魂徑到薄姬娘娘廟中在內伏侍三
年後借本處袁馬頭死屍還魂時

懿文太子往陝西駕回至湖南府官故袁馬頭借
屍還魂事太子回　朝奏

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　赴門是實賞賜鈔帛

有
旨令兩家給養天下人之所共知者若程朱橫渠言形須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借屍還魂者若有此借屍還魂者豈無輪轉生死者哉程朱但說精氣為物不言遊魂為變、則輪轉之理顯然可見程朱橫渠何不推此理也

晦菴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為其所迷惑鬼神亦被他迷惑大抵廟中所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它廟中亦必有個勸善大師蓋傳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任氏之教無非化人為善與儒者道並行
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用牲
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
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諛之辭使鬼神
迷惑者邪朱子何見之不明如此
晦庵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
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
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于山林煨個折
脚鐺子煮飯吃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大忘

人世單〻守此道者人謂之曰保養聖胎又云如
鳥雛終出殼須要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其高飛
遠舉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出來行道
磨不磷涅不緇那時得具先氣聚光明俊偉不由
人不敬伏況其扒鋒峭峻世無敵者朱子見之亦
必甘心叉手聽他口動也

晦庵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
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
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姚

秦羅什譯肇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玄奘
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爾此經惟談不思議解
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晦菴言李伯紀之
子說是南北朝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集云載
在正史然據不見斯經既有三譯決非人撰者信
知是此人誑語晦庵於格物致知之學講之甚熟
如何於此事卻不格也

晦菴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數語闢得極善見
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寂滅
它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

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檢喜怒更不中節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本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户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代

逃虛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做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〻已寂滅為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是寂滅

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為生滅求寂滅則
不是即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即有為而無為而
無不為也晦菴言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
假要它寂滅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為
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道世如宗杲做事全
不通點撿喜怒更不中節晦菴所言可謂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也杲大慧宋朝僧寶性高妙參禪第
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悟勤住徑山大機
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而
全何也不阿秦檜為忠俗家無後為其立嗣治家

含以正彝倫為孝載在方冊晦庵言其做事全不通點檢着然更不中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寂滅現前嬉笑怒罵無非佛事再要點檢個甚麽頭々上明物々上顯更問甚麽中節不中節所以永嘉云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晦菴言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士大夫所談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剽切其說鬳齋列子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應來此剽切詆之太甚則不公矣誠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修念佛三昧莊列不曾有此修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立門

户傳奕陰險小人也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聽他說晦庵將躡其後塵奚可乎晦庵繼聖絕學有道君子也何不思是己教人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問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刼幾千刼更無近底年代吁晦庵之見正是蒙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悲夫

晦庵先生嘗言圓覺經前兩三章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從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藝茅採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述盧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至廣州制止寺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凡一經必作三分序正分流通分如線貫華故謂之線經雖有智人亦不能添減其一言一句晦庵言圓覺前兩三章好後面便是無說從頭添楞嚴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上乘惟頓佛之境界菩薩修習此法門者全性起

修全修在性非餘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咒佛當時為遣除魔而說晦庵言燒牛糞出一咒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咒佛教以結壇場持咒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黃土和土栴檀沉香蘇合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為末合土成泥以塗場地方圓丈六為八角壇佛制是如此燒牛糞出

一咒經中不曾有此晦菴師儒先生道學君子如何妄說燒牛糞這一等鄙惡之事塗污佛聖於理可乎晦菴既要主張斯文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如此用心與市井間小人爭敗賣者所為何以異哉可怪：：

或問晦菴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庵曰莊子絕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禪時義理都滅盡

逃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衆生所言

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盡底說朱子謂佛何其如是之甚也

晦庵先生曰釋老其氣象大槩相似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如釋氏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逃虛曰老氏言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大槩相似佛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若言佛氏一渾身都不管了成大妄語

晦庵先生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得厭薄世故而盡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形名等本於老氏之意

逃虛曰華嚴云居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壞滅有為之相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私之厭二乘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老氏之失非吾所知

晦庵先生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恁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只是說不曾就在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己使

逃虛曰釋迦立教化度衆生說施戒忍進定慧六

者兼以萬行修之使其撿束身心真實履踐始克證成菩提道果豈但言說而已哉至于六祖壇經所說無修而修：而無修譬如磨鏡垢盡明現發明如來圓頓宗旨尔豈是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伊川參某僧得其說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是為洛學所以謝顯道說伊川嘗參某僧有所得後遂反之將來教門弟子是為洛學時人識其偷佛說為己使悔歷欲為伊川諱之故作疑焉伊川既是道學君子當直道而行便言得其說則不負於心也不知伊川講大學時至於誠意章無自欺也如

何講過了

晦菴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逃虛曰以此詩觀之晦菴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書暫得一閱尚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者乎感興詩中有排佛一篇此是晦菴私意強砍主張儒學故作此說奚足道哉

道餘錄終

逃虛子集補遺

平安南頌 并序

臣姚廣孝頓首再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三十二年乙未奸臣惡黨亂我家
邦
陛下惟
皇祖社稷是慮不免興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
雖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
天下太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獸進

無虞日臣子覩之無任欣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享太平之福于無窮也比者安
南孽臣叛逆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戮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
奏 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 賀臣忝居文
職不愧年老才疎謹撰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
於赫
皇帝惟古聖智不殺為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

惟茅干戈用戢六合雷聲君明臣良天下太康延
緝延燕延播延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款奇
獻琛輸賦以慰元〻以昇安〻烏章推譽皆識衣
冠雨暘雕瓦禾黍有穫萬邦同歡率由礼樂蠢尔
安南奸猜貪婪不保其國弗畏於天 上待以義
每加柔畏惠不思修省猖獗愈肆以侵我疆以虐
我民天若不討天失其仁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
命上將如彼方虎軍行南圖一出
廟
謨授以節鉞撫梗帰鈕 天兵威烈〻威鎮百粵
狐鼠跳梁自取誅滅以奠殷醜以鈕海波不動春

日進〻 神武無敵光昭 天德救一不義以生萬
國羽書南果奏捷彤墀群臣稽首載歌陳詞於兹
既靜銅柱斯永刻石天厓終古不泯
永樂六年春二月望日壽椿堂之南牕寫

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

太子少師資善大夫嗣孫廣孝謹撰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嗣曾孫繼謹書
從仕郎中書舍人廣平程南篆額

姚氏之先汴梁人世為人民家寒微無風望顯者宋
高宗南渡曾祖某挈妻子亦避兵來江南昔寓長洲

蘇州府之屬邑也不市居因家相城爲相城地最窪水環其廓居民多以耕漁爲業祖某業醫養親僦屋一屋而住無寸田尺土生計甚艱然世事佛積善鄉之人皆敬爲是鄉之人死者無地可瘞火焚骨殖沈之水其例皆然吾家無隴墓蓋以此也祖生二子曰震之曰震卿震卿廣孝父也震之生一子曰皇父生二子長曰恒字伯遠纘祖父箕裘之業季曰天禧即廣孝也廣孝尚幼不願習醫而白父曰某不樂于醫但欲讀書爲學有成則仕於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從佛爲方外之樂勝國至正間年十四即從佛父不

奪吾志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礼宗傳為師訓名道
衍十八薙髮為僧遊學湖海上讀古今聖賢書研究
道理作為詩文對意述古時人多忌而謗為本朝洪
武四年辛亥 詔取高僧因病免赴京八年乙卯又
詔通儒學僧出仕赴京師礼部考試中式因不願仕
欽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壬戌秋八月
孝慈高皇后崩列國親王各奏取名僧歸國修崇齋
會於是僧錄司左善世宗泐學道衍等三名九月
二十四日到至奉天門早朝
太祖高皇帝親選道衍住持北京慶壽寺依應

上於潛邸二十有餘載礼遇甚厚二十五年壬申詔

取赴京不久即還北京寓所三十二年己卯、

上舉兵平內難賓於幕下內難平既三十五年壬午

上登寶位十月宣至京授僧錄司左善世欽賜白金

綵假鈔錠若干未幾

上曰左善世道衍有功於朝宜令蓄髮加以名爵礼

也時年已七十不容固辭　永樂二年甲申三月

上賜名廣孝并冠帶朝服陞除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六

月奉　命　命往蘇湖二府賑濟飢民賜玉帶一

條鈔一千錠就還鄉里廣孝以

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隣舊皆使得沾　聖澤也十
年壬辰　特賜誥命贈祖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祖妣夫人周氏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妣夫人費
氏廣孝雖官於朝仍清淨自居欽歎
聖澤覃及幽明榮顯亦至矣每念相城故里隴墓既
無祖業何在歲時祭掃曾不可得言于此撫任哀
悼惟妙智庵獨存庵乃宋宣和間賜紫章大師所
建也距今三百三十餘年其間廢興非一僧亦零落
殆盡僅存修學一人守其香燭俄學來告曰庵宇
年遠梁木腐壞不堪修理雖欲革故鼎新無力為

之柰何余謂學曰妙智廼吾昔受徒之所吾合為
也即捐贈貲材僧備力撤去故宇重為修造雖非
大規模比舊壯麗有加始於十二年甲午秋八月
完於十三年乙未秋八月復敎良匠雕粧西方三
聖像位於兩廊塐十八大阿羅漢像列於觀音殿
之左右至于飜經之室庖湢之所几榻椅桌凡器
用之物無不畢備于是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西廊
示歲時遣人祭祀庶可以寓吾孝思也然欲置田
贍僧衆議曰不可有田則有後僧反不安無之可也
遂寢其事第吾不死每歲給鈔五十錠為香燈之

罔吾死則已矣吾所以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菴者欲藉佛聖人之大福庇以圖其悠久故也吾子能継吾之志引而勿替豈不尤所願哉故為記刻諸玄石以貽後之人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嗣曾孫継同僧修學書

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記

永定寺梁天監初永定禅師建於長洲大雲鄉閶門水北之地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為寺迨唐乾符間賜今額大順元年寺燬於火景福二年重創于吳縣西南當閶闔門中道場洞啟樓度全集比舊有加即令

之寺也石晋天福六年節使錢元瓘更額為普慈至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鄭於寺提刑知府發運節制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講師惟一主之觀文公信向於佛竭力護持時有本省元等五省元占住寺宇公謂五省元同祝聖道場官員寄寓不便各助撤挈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始復清淨提刑司有積歲決獄文卷積疊無措盡給入寺命工圖造釋迦佛像布以膠漆飾以文采輕堅美妙非他木石可並至今嚴奉累經兵燹不壞元至正間九皐聲公來董是寺法席始盛公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能大弘法

施齋堂講教妙法蓮華經緇素耄稚學者數千人庵供香燈果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游寺以方丈息閑之所扁曰閑齋集士大夫講論吟咏為樂至夕則退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札部尚書泰不花公擘窠大書海印堂揭之楣間觀者欣艷元季驛騷張氏據平江城中僧坊例皆軍住于是寺宇毀壞講衆不遑安處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焉至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郡士黃茂之念古道場一力施財爲建佛殿後住持永壽仍立山門殿成於一時易而難固不廿年風雨衰

凌亢辟摧裂衆屋蕩盡雖方丈獨存焉足以攝衆演法然主席久盡壽俗其徒善述札請前寶積住持北宗大師補處焉師有戒德精究講學人多向慕寶積久廢師力為興復及茲欣然而來壽仍鉛鉢資及募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建海印堂始于永樂十年春完于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施長財即造大藏全帙函盛度貯庋於佛殿左右以備展誦壽等不憚勞苦成此大功欲使後人知之因乞予文以記遂備書廢興顛末俾歸而刻諸石明永樂十二年秋

王光菴傳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某善相人之術決人死生休咎其驗如影響來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虛日雖班嵩閣麻衣勿能過之號曰電目江湖間咸呼為王電目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即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而博記問無所不知者賓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效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醫者即趨往診視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觀甚淺

其隱也不於山林僦城中一廛居之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髽兩角短布衣芒鞵竹杖行市井間及箕踞於道傍露兩股肥癢時人見其醜惡咸避之間搢紳中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爲學者賓乃然然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飲必親煮羹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席夏熱則涼其枕簟月侍左右不敢遠離賓平生不娶味淡薄無所好嗜多與方外人交或閉戶閱佚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崛艱深其辞人讀之者莫能通其義者年七十先母而卒至疾革時抱母不捨死半晌復甦呼母連數

氣方絶奚後魂歸於家旋二鼓叟復挂杖行呼曰娘
丶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兒舍娘丶不
得母滴哭既久而息賓之孝行至於此賓之著述甚
多丶葉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錄吳下古蹟詩二
集在焉交遊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奕先生云　君子
曰賓奇士也懷才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闤市醜
其形骸丶忽丶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間搢紳大
夫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者故賓得
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乎昔奉母至孝雖死為鬼亦
不忘乎母而歸省焉焉乎賓可謂奇士也邪

永樂七年五月余從王寅傳同郡韓夷公達欲鏤
板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
也哉其可嘉也哉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奉題聽雨樓

勝國之季兵變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
見如遇鵷與兕數不由不使人忻豔也聽雨樓詩句
幽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希世之寶也
吳中處士恒父藏於篋中一日出示於余：庚春觀
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蘇觀其辭翰儼若覩彼風度
而不忍釋手也士恒宜藏於家勿輕示於人為洪武

二年春二月初日吳僧道衍書

題徐幼文獅子林圖

余友徐賁幼文洪武間為獅子林如海師作此十二
景極為精妙余嘗題其上迨今四十餘年矣今默庵
上人繼師林之席今年春來京師過余出示此卷覩
之真若隔世事幼文如海皆已謝世余老獨存不能
不興感於懷也上人復徵余識其後故書此以記歲
月云時永樂十五年蒼龍丁酉春三月望日太子少
師姚廣孝識

逃虛子詩集補遺

古塞下曲

候吏過輪臺傳言敵可推嫖姚揚旆出驍騎治兵來潮海驚波涌陰山積雪開前軍正酣戰日暮氣雄哉

度關隴

隴頭流水闕山月〻色淒涼水嗚咽今古征人盡斷腸野客徑過亦愁絶連林二月冰不開猛虎一吼蒼崖裂鸚鵡能言好寄書心事茫〻向誰說

凌桂菴

颭〻西風動林麓炎蒸散盡秋氣肅嫦娥閑却蟾宮

門當場撤出浸金粟漫空積地盈四落靈葩不許羣
芳妍道人久住忘處所直疑此境是先天昔年山谷
不知此都恨晦堂無直指鼻端驀地來香風飄飄餘
馨襲淡塵於今雙桂兮爲名索我再歌兮笑憑畫窗
寒兮花爲無聲夜寂寂兮月落空庭

風入松

高堂初宵山月明長松颼颼奏清聲清聲希徹獨坐
聽撥琴細意寫得成調絃轉軫聲方起忽覺松風生
繞指更深鬼哭巖前雲夜半龍吟澤中水一拜一奏
聲緩促有似松風時斷續含商流徵清復哀能使幽

人聽不足聽不足琴怨罷此時寂〻松無風明月滿
天涼露下

少師真容自跋

幼讀東魯書長習西方教抹過兩重關何者為悟道
不厭山林空寂不忻鍾鳴尊榮隨緣而住任運而行
猶孤蟾之印滄海若片雲之浮太清了無他說即此
便是人問我更何如手裡　素珠一百八

金山

江天樓閣映蝦鬚獨憑清寒不慮炎霞散雁王開寶
藏月來龍女抱香奩森山風隱漁舟集水浦潮迴水

性潛烟景飽叅禪定後此生終福恐難兼

榆城聽角

十年遊子在天涯一夜秋風又憶家恨殺暮榆城上角晚來吹入小梅花

午怨

七十餘城一戰收歸來只合便封侯火瘢未冷重加乾春雨春風暗結愁

海雲庵四首

歷歷春山裏曾崖倚曲房竹雲時駐影桂露夕團香

未暮先齋暝方秋已存涼莫言金粟莫自可勝他鄉

林座藏深寂黯々，石逕斜過熟驚怪犬回牧亂鳴鴉

迴碧羅攢葉簇紅樣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迭遶青封小崎嶇紫邏間過林終見日到淺不逢山

一室依岩隱僕扉倚竹開曾看雲際雀向莫獨飛還

一逕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木光搖空室松影落香臺

棧為防懸泥軒因放雀開若將吟適與滿眼是詩林

壯士吟二首 重

一劍重千金曾將托主死不知燕趙間何人是知己

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思在一鼓不用酒探深

接待寺八詠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暉樓

樓高適層雲遙瞰東湖境香斷客不來斜陽半簾影

絕清閣

虛閣映連潯梓含滿蕙帷夜寒深雪裡正是絕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閑止息欲語衆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靄靄夜冥冥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究須待有鍾般

一掬軒

蕉葉度窓陰池春綠漲深誰將一掬水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壓真松涼影滿花梢盡靜鳥散幽風窓墮晴雪

聽聞室

誰讀貝多文疎簾樓夕曛臨衣無得說江上冷秋雲

法相寺

古佛千峰下凌雲何追追空生拍葉香不逐秋風凋

車馬任來去溪山總寂寥了知心無我示現若芭蕉

白雲生敬為王履道賦

白雲生江海客廣陵不歸今十年雁書未到風塵陽
落日淮口親舍是無望東道白雲白蕉桐夜鼓天地
愁銀鵰紛紛隨孫帝擒蒼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
華白雲生爾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讀書只足記姓
名學劍須當萬人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澤
雖不能取封破虜將軍萬里侯亦不失漢家良臣二
千石胡為乎痛言不上賈生書李君尚馳毛義檄我
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未百為君重賦白雲篇
激烈長歌轉淒惻

牛衣李為王景序賦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寧苦困田野扶犁不肯干王侯
十年從軍不得志歸來自飲溪邊牛、衣為衾石為
枕雷鳴鼻息春齁、醒來復夢：復醒不知蝴蝶為
莊周又安知魯連却帝秦　身晉盟踐土齊葵丘戰
國蘇秦何足道黃金用盡空貂裘漢家王章不解事
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褶袴不掩脛破帽不蔽頭
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戲：增煩憂抱漫、風飄
東方苦未出長歌且臥南山秋

題王孟端送行圖為　彥如寫

官河水滿正秋霜鴻雁南來熟稻粱此日送君還舊

隱九峯佳處出鱸鯽

戯題倪迂墨竹

以墨畫竹以言作贊竹如泡影贊如夢幻即之非無

覓之不見謂依幻人作如是觀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乃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懷性沖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閫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為不及

洪武十五年僧宗泐挈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勸勸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紀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寔有所在廣孝於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勸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為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
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按閱克
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
其生平樂善好施天性然也 永樂之十六年三月
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歡至二
十八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衽端坐而逝享
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
司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賜以勅葬百司官

偉哉、內士康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
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仰敬礼惟
恐匃及凡七日儀容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磐
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逝法幢旋繞於以
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
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塔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
嗚乎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
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於草野不遇其
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安[illegible]得播敷施於宇宙豈
功名於竹帛哉眷推賛[illegible][illegible]切念懷乃揭其功德

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成祖文皇帝御勅

勅左善世道衍爾秉性篤實學行老成雖托身釋流而通於儒理事朕日久啟沃良多及朕起兵定難爾與有帷幄之謀今立儲宮須求輔導爾為舊人宜膺斯寄固知樂於優游無心榮顯尚宜勉強以副朕懷故勅

永樂二年三月十五日

勅太子少師姚廣孝

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

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克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尊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合規言必中理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 上天賜慶挺生異質將以福祐天下而基命於無窮也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璋之成必假琢磨之工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合力輔導於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經大法凡肇創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宏智量充其識大之範以為宗社生民億萬年之福蘇國家之慶卿等亦與有榮聞於無窮焉欽哉故勅

永樂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又

皇太子致意少師姚廣孝曩遭權奸陵阻多賴參贊之力今天下太平正當與卿同遊豈期春秋高邁策應艱辛久不聞忠愛之言良切懷想方今奉命監國日照萬幾恐念菲德不能為民造福凡有得

失實封未聞助其不及余能虛襟靜志聽納嘉音
卿得犯顏毋隱今特遣內臣將賫榔菓五十枚以
遣余表卿其領焉副我眷待
永樂七年十月十五日

又

皇太子諭少師姚廣孝昨者召卿經綸正務方知染
疾日久步履艱辛余有失養老尊賢之禮心實愧
焉今者特賜覩用良劑十枚至可領也秋深好將
息故諭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御祭文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三月辛亥朔越三十日

庚辰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太子少師姚廣孝之靈曰惟卿忠誠恪謹識量弘遠早悟佛理寄跡方外事朕藩邸多歷年所曩者奸宄構禍朕舉義師以定内難卿竭忠効謀克殫心膂識察天運言委有驗一德一心弘濟艱難輔成家國其任居多肆朕統承天位圖任舊人特授卿以宮寮之位朝夕啟沃實益良多比者詣朕北京相見之頃詞氣

霍然訃期信宿猶望而逝訃音來聞良深悼痛嗚
乎死生者人事之常惟卿道德崇高功行弘深精
進圓修起登妙覺生能盡忠於國家茂建偉績復
能享有壽考兼備五福一旦乘化起焉而逝出有
入無遊戲三昧滅而不滅與道常存自昔以來如
卿者豈易得哉今特追封卿為榮國公謚曰恭靖
遣人賚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克鑒之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四日
甲申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國

恭請公靈曰惟卿年齡益高功行彌篤遽此告終
歸於圓寂日月易邁看乜是臨追念老成重增悼
嘆茲特遣祭用仰朕懷俾靈不昧歆鑒於斯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六日
丙戌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國
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昔者朕君藩邸卿托方外
朝夕相見式資啟沃暨朕平定內難卿克相從勉
効勞勤謀謨贊畫機見弘深忠言謀論激切至當
為國家之深謀定

社稷之大計金石之誠通於　天地周是輔成鴻業大統斯正文武百辟咸醇功能籌卿之倩擢任三孤年德之高無與為比：者相見深憾朕懷方冀久猶於接言面一旦柔化翩然長征遺惟耆舊痛乎可言嗚乎人孰無死惟卿博學光成造詣佛理修習精勤至老不倦生能建大勲於國家歷官師傳而享有五福以臻遐齡臨終之日遊神空慧歎枕瑞坐翛然而逝誠可謂知生死超焉於萬物之表者矣茲特建塔於西山之麓安卿神靈以是日故述特遣人祭以素羞惟卿不昧尚鑒于斯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宣忠佐命蹟已著於中興崇德
報功禮宜加於天眷惟爾舊用錫褒崇故贊善大
夫太子少師姚廣孝沖澹有守敦樸無華既博洽
於儒書而通於佛理事朕藩邸多歷歲年當舉天
靖難之日獨能決幾先特立不阿察人事於未然
識
天命之有在上以為
宗朝社稷之計下以為天下生靈之謀經營圖回士

於肺腑翊贊籌畫有同股肱一德一心輔成大業
爰等差於勞然特進位乎孤卿身愈顯而益謙功
已成而弗有永懷壽考政倚賴於舊人緬想儀型
乃遽亡於一鑑興言及此悼痛何勝惟碩德之賢
宜有泉扃之賁用加題錫以慰冥靈今特追贈推
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國
公謚恭靖姚公如存服茲寵命
永樂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頒遣使臣顏興祖
謄黄
御祭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辛未朔越二十八日

戊戌

皇帝諭祭于榮國恭靖公姚廣孝曰朕惟聖君明王

之興必有文武英傑之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

成大功故生則同其富貴歿則陪其祀享此古今

之通理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天應人再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皆賴卿等相與同心同

力以輔成大功今特加贈卿為少師餘官勳爵謚

卿悉如舊仰惟

丕秀聖靈在天孫者欽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於廟
英靈知在永永歆承今遣爾子尚寶司少卿姚繼
祭告惟靈鑒知尚享
誥命奉
天承運
皇帝誥曰朕惟謀謨之臣能宣志協佐於國家者生
有爵祿之榮沒有褒崇之命所以篤始終之義而
備報施之功也有太子少師贈推忠輔國協謀宣
力大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榮國恭靖公姚
廣孝早明內典旁綜儒書傳服

皇考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小心恭慎簡在
宸衷當內難方興佐予城守險阻艱難勞勤夙夜至
言讜論輔弼盡誠滋越歲年良多裨益
先皇帝大統論功推寵以師臣輔朕儲貳周旋匡翊
雍容老成言議館閣之中抗志烟霞之表嗟其已
遠念之如在今朕紹承
天位追惟舊臣特進贈為少師熟爵謚號悉如故配
享
太宗文皇帝廟庭嗚呼感會風雲光華存沒三孤之
寵足以慰於幽靈九原不亡尚慨想其歆服

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謄

黃

御祭文

皇太子遣禮部郎中陸貞致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資稟溫粹博學老

成事我

皇上逾四十年當靖難之日卿竭誠效力佐成大功

用錫褒榮特授卿以三少之職式資德褒翊贊予

躬而卿年齡益高功行彌篤廣視物表究竟益深

倏茲一旦脩然而化追惟耆舊感悼罔勝今特遣

人祭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其享之
趙王遣右長史董子莊致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致力問學夙悟真
氣翊贊
聖明遂清內難恭稽光寵列位孤卿壽考令終特加
褒錫永歸覺路傷悼實深冀送一觴來歆來享
朝臣祭章
泰寧侯陳珪等
惟公苑宇淵深學問篤實名尊望重夙德老成進
退從容言辭懇款位居三少

寵眷優隆贊衛之勞當時莫尚年逾八袠戒行益高
何期今茲遽歸圓寂重增追憶哀感曷勝嗚呼哀
哉尚享

平江伯陳瑄等

惟公學究群書博聞廣識爰從登歲託迹空門戒
行精嚴性源融朗荷蒙
眷遇益隆竭乃心攄忠効謀協贊興運平定內難懋著
勛勞論功
錫爵列位三孤盛福榮名益隆壽考比來京國秉
化而歸追想乾行實愴輿情俸觴致哀尚其來格

吏部尚書蹇義等

惟公資稟淳粹器宇弘深托迹空門益修戒行忝

結

主

知克勤輔翊伏清內難欣績尤彰崇德報功任先

三少榮名壽考善始善終來化長征莫勝瞻慕臨

風致奠哀哉惜奚堪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

惟公秀朗質匪凡流玉鑑湛空水壺炯秋向學老

成功行益修晚際

聖明卓錫薊丘翊贊帷幄善斷善謀靖成大業獻納

嘉猷列官師傅展沐

恩休一朝長逝竟不可留追慕平生孰侶孰儔一鶴

致奠涕泗交流

禮部尚書呂震等

嗚呼惟公之資沖粹精淵博孝治閭溫其如玉早

從釋氏道行精熟既遵

眷顧忠愛斯篤翊贊

皇猷燭照龜卜内難既清克享孚褒秩列三孤崇階

五福龍期秉化歟無何遽登車載途返形山崖奠

此一鶴有泪盈掬

兵部尚書方賓等

惟公性資端謹學問該通祇事

聖明竭忠翊贊從靖內難懋建大勳列爵宮僚位先

三少年登上壽功行益崇及此仙逝重增哀悼公

靈不昧來鑒於斯

又

嗚呼惟公博學善書風馳既事浮屠戒律克持昔

在

潛邸躬遇

主知謀謨參贊有猷有為輔相

國家獻替孔宜既

平內難　鴻爵少師學祿榮名顯于
盛時何期長逝溢焉莫追思惟善範益仰高風靈車
戒行爰竟山陵致奠於茲有帶達：
刑部尚書吳中等
嗚呼惟公質美沖和精溫清心問學有德有言發
契上乘逍遙空門形事
潛
潛藩深沐
寵恩參贊帷幄忠愛斯存廓清內難功崇扶尊進退
從游壽祉實繁頤期化逝以送其身[逝]惟行我哀感
莫伸獻此一觴永訣千春

工部尚書宋禮等
嗚呼惟公之生靈秀所鍾偉然其外淵然其中博學多聞群籍該通托迹浮屠發悟禪宗晚際
聖明攄誠効忠帷幄協謀克底成功内難既平爰錫
褒崇重禄厚爵
恩眷益隆出入 彤庭納替儲宮年高德劭五福攸全何期厭世遽然告終追念疇昔聿懷高風一觴
臨奠以寫哀悰
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掌衛事都指揮僉事劉忠等

惟公生質溫粹器宇深博洽群書托跡禪教遭逢
聖明風荷知遇暨清內難翊贊尤多崇德論功錫爵
師傳題榮壽考福祿彌臻及茲示化溘焉長逝追
惟曩昔感愴曷勝精爽如存尚其來格
尚寶司丞表忠徵礼部主事王洪等
嗚呼公有真如之慧而能輔
聖明以成功公有豪傑之才而能脫塵凡以離俗初
遊鹿苑而悟禪心遂據猊臺而為教首會衆法而
演三乘明一真而空萬有覺有情弘開般若之津
指群迷大啟光明之牖妙道與日而昭宣達士聞

風而輻輳由是膺
聖主之知建勲肅之茂龍輻帝冢屋合于
聖筭之中玉帶錦袍遂秩於儒臣之右天下想其風
采神明相其眉壽菽者悉 京國而來朝越江津
以馳驟維摩忽遷於有疾
宸衷無軫於來叅饌 龍駕之撫臨仰 天恩之深
享遂至無有言說示法門要出於不二奄然跏趺
化幻身復歸於無有
九重念老成而悼惜處士景道風而奔走昭乎美譚
之加寵乎崇爵之授顯德行而加賢勞超古今而

光宇宙如忠徹等以先人之故承事於門墻以同
事之為聽教於左右忘其年爵之尊敢夫辭學之
陋公小善之不遺發奇文以同究每受全而誨切
期深養以大就蘇法施之遠來即淨室以整侯金
寂靜而涅槃猶殷勤以善誘想公既依摩揭之域
道遂婆羅之園如來以為師衆善以為友拂衣寶
樹之訖涅之金池之澄圓融之性與日月而長明
自在之堂同天地之不朽不生不滅何住何有其
餘樣語之美達文章之雄秀蓋公三語之餘事尒
足以名世而傳後仰法相之如生尚進回之猶面

人世永傳嘉言難又菲奠以效忱薦薄詞以為侑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慶　通政使司左參議孫英

大理寺卿周孝奇　大理寺少卿王勉

光祿寺卿井泉　鴻臚寺卿林

太僕少卿　國子監祭酒胡儼

翰林院學士楊榮　尚寶司少卿袁忠徹

太醫院院使陳　欽天監．使皇甫仲和

吏科等六科給事中蘇谿　中書舍人鮑麟

行人司司正　北京順天府尹孰儀　合祭

惟

公器識高明學問該洽精修覺行兼貫儒書賛

輔

國家克有功闕忠謀至計久合

聖心位列~~皇親勳貴爵秩之至[illegible]~~

寵眷當代莫倫胡茲一旦乘化長逝追懷遺德徒切

衷悰銜恤致奠靈其鑒茲

中府　左府　右府　前府　後府　駙馬都

尉等俱有祭葬文大同小異不及註載

少師姚廣孝事蹟

公姓姚名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幼名天禧嘗白其父曰兒不樂為醫願請書出仕不則從佛為方外之游尤至正間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有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遊覽賦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眼倦看其友宗泐見其揉勝高吟嘆之

曰此是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渤舉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武爲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操吳音連對曰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文教王自禱連擲之既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言道衍怵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三角深白目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薦王亦聞珙名召珙至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爲服雖衛士中亦入肆珙一

見即趨拜王前占其他日為太平天子世傳二語云

辭寧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燕王有靖

難之意時建文帝尊賢禮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王

密語以人心所向衍對曰天所達何論民心自是遂

以道衍為軍師建文密勅北平指揮張信擒燕王信

受命日以為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告母驚曰吾

聞燕王當有天下非汝所能擒也於是書母與語燕

府見王告之王呼為恩張乃召道衍共謀語未幾簷

瓦飄墮地而碎王以為不祥衍曰此祥也王罵曰汝

何妄言此烏得為祥衍笑曰天意欲啟下易黃瓦耳

王乃喜是日謀乃定七月即起靖難兵建文二年正月燕王與昌戰敗而還初靖難師起行當云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東昌之敗行曰前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上將發北平時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曰南方有方孝儒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首肯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儒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為鎮撫伍寶等執以獻孝儒不屈乃繫獄既而議頒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儒乃

召出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諭之曰我家事先生
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授以降華孝孺大書
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怒謂曰
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乃據其宗枝盡抄沒之
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子皆自縊死及母族
林彥清妻族鄭元吉等九族皆戮及友門生廖鏞林嘉
猷等亦多坐誅然後詔磔孝孺於市永樂二年四月
甲申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擢左善世道衍
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由稱為少師而
不名亦終不蓄髮居止多在僧寺上賜二宮人不能

靜逝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强六月命廣孝往
蘇湖等府縣濟廣孝初為僧其姊戒之曰汝為和尚
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倡靖難姊嘆息謂人
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拒
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
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連下
拜姊曰安用兩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
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永樂五年四月 皇
長孫出閣讀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姚廣孝等侍
講讀九年十明詔廣孝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十六年三月庚孝卒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宗廟

廣孝嘗過閶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書貴能為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近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歸以見於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為賜名曰維使侍　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幄曰　上將來視已而　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願

赦之立詔出洽々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為左善世
忤旨下獄是日出拜承下髮已覆額矣數日後
篤再至問疾尋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從配享
太宗廟廷初廣孝之卒也徙訃於　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　陛下早恤臣家　上大
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繼使々
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
人皆農夫愚騃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宜
與家絕且遜者於其第中柱々得廣孝遺筆亦云
乃復還兩人於家徙於

仁宗時召為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震澤紀聞

姚廣孝之見王光菴也騎從而往光菴閉門不應明日被衲衣尋往扣門者三光菴問誰答曰道衍光菴曰衍斯道歸耶待我白母。許入遂啟門交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聞爾發跡矣然所居何官答曰少師母曰爾為少師更有大師乎光菴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旦僧帽禪衣騎驢裝狀往焉指手訪之小僧報一狂夫至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

魚性誦阿彌陀佛不輟聲問以事不想端坐良久
曰和尚珍重乃遣廣孝使小僧道而能莫言且敲
且誦時一嘆息曰何斯道一個和尚做不了他月
廣孝來別方啜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佯狂也不及
我在京索一見識庸俗何時光庵擲杯於地泣數
交說母曰行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嘆息而
退擇文東偏
姚少師領敕往蜀雲臺觀懸旛至蘇暫駐寒山寺
偶在松下散飯忽復獨行會吳邑曹貳尹喝道來
少師行如故尹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人

有識之曰此姚少師也嘗恐伏地請罪少師作詩曰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三尹二十籌歡了衍緣先自道衍自請於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又嘗侍宴值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道衍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王大喜遂欲起兵令擇日至期大風雨王不悅道衍曰殿下是個龍飛要風雨大方助得哲頭起意行毋緩　明史紀畧